

令人扎心的二三事： 2013肯尼亞訪宣後記

葉智仁



「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」及「大使命中心」協辦，全團共20人，除香港的弟兄姊妹外，還有來自台灣、澳洲、新西蘭及中國。

完成一週行程後，在獨自回港的20小時航程中，我雖然身體因病的原故被煎熬，卻深深感到神的保守。獨處而不孤單，腦中不時泛起訪宣隊曾唱過的歌。蒙太奇式的畫面和聲音，把我帶回第一天的情況，內心泛起的，是眾多宣教士在非洲憑信心踏遍城鄉的足印。

走過人間苦地

在行程的首天，凌晨5時半，走在黑暗的斜坡上，我一不小心便跌倒了。感謝主，只是左肩及右腳受傷，導致走路一拐一拐的。到了第三天，剛走得像樣一點，便正好要走最多的崎嶇路。

那天，我們走進世界第二大貧民窟——肯尼亞奈羅比(Nairobi)的基貝拉(Kibera)貧民窟。稱它為「大」，因為從密度而言，在少於2平方公里的範

本年6月初，我跟隨賴顯光牧師到非洲肯尼亞(Kenya)訪宣體驗。是次活動是由

圍內，估計至少有100萬人居住在各式各樣的破爛小屋內。與人口密度非常高的香港作比較，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。根據2012年《香港便覽》的公佈，觀塘區是全港人口密度最高的，每平方公里也只有56,200人。

我對基貝拉的「偏差聯想」是來自電影《省港旗兵》，這套影片描述香港昔日的九龍城寨，同樣是貧窮、疾病和罪惡隱藏的苦難之地。(按：九龍城寨是所謂三不管地帶，因為租借權的問題，香港政府無法直接管理。但問題已在上世紀80年代解決了，今已改建為寨城公園。)但分別是，基貝拉有不少區域更像垃圾「堆填區」，人的吃、睡、拉同存。舉世聞名的「飛廁」(flying toilet)就在這裏：大小便盛在膠袋裏，隨手擲出屋外，飛越空中，落在路旁。因此，有些小孩索性就在路旁和垃圾堆裏大小解，省了膠袋，彷彿要為環保「多出一分力」。



這天並沒有下雨，很感恩。因為下雨的基貝拉，沿途是混了糞便的黃泥路，加上幾寸水，嬌生慣養的我們會問「能保證自己在幾小時的崎嶇路上不跌倒嗎？」一位姊妹打趣說：「若我跌進這樣的『糞便路』上，請不要『拾』起我，恐怕我無法接受自己身上的污臭，讓我當場浸死好了！」引來哄堂大笑的自嘲背後，我們反省到，這不正是當地人在下雨天要面對的情況嗎？他們是如何生存的？為甚麼他們要過這樣的生活？

提到行路問題，更切身的是，若沒有熟人帶路，貧民窟除了是個大迷宮外，生命的安全也是一個挑戰。因此，我們除了有志願團體的黑人青年義工陪同，也僱用了幾個腰間背槍的警衛沿途護送。穿梭貧民窟，我們探訪了一些家庭，給她們送贈日常物資及代禱，也特意舉行了一次給居民驗眼和贈送老花眼鏡的行動。



「非洲人的視力一定沒有問題！」只是個神話。探訪鄉郊的馬薩族(Masai)時，在他們用泥、草混和牛糞蓋成的小屋前，我們也提供了驗眼服務。馬薩婦女的針線工夫本已很好，加上一副合適的「老花鏡」，巧手幹起活來更便利。

讓兒童到我這裏來！

在肯尼亞，每一天都會遇見可愛的兒童。他們的大眼睛，不單只吸引你的注意，當你停下來用心了解他們的生命故事時，他們會使你與神相遇。當

然，貧窮的煎熬是不會停止的，但也不會奪去孩子的笑臉。耶穌告訴我們，祂愛小孩：「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，因為在天國的，正是這樣的人。」(太十九14)

我們若要明白他們的生活狀況，可參考世界銀行(world bank)訂定的極度貧困線標準(extreme poverty line)，就是一個人每天生活費低於1.25美元(約10元港幣)，即為極貧。雖然肯尼亞已是東非洲第一大經濟體，但貧困率卻逾四成，即每10個人之中，超過4個人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.25美元。因此，有些孩子很喜歡上學，不為甚麼，只因在學校裏每天起碼有一頓「飯」吃。說是飯，正確來說是一碟豆和馬鈴薯泥。



一面跟兒童玩耍，一面聽牧者或宣教士的分享，慢慢地我們知道，在貧窮背後，有更多的威脅和痛苦。



例如，當我們知道在非洲發生的愛滋病佔全球總數的三分之二時，可以計算，在我們探訪的人群當中，有多少兒童一出生便從母體感染了愛滋病毒，只有幾歲的年紀便很夭折了。此外，在如此貧困的環境下，不同的疾病，先天的後天的，帶給他們身體上多少折磨？假若，當社會文化造成更多的拒絕或排斥時，情況又會怎樣呢？我們當如何對待

這些兒童呢？

重建婦女的尊嚴

門徒問耶穌說：「拉比，這人生來是瞎眼的，是誰犯了罪？是這個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」非洲很多部族仍然相信，生下一個「有問題」的兒童，那位生母同樣是有問題，所以母子二人都不被接納。相反的，若孩子出色，則是父親的「貢獻」，是承繼自父親的「遺傳」，與母親無關。

在一所宣教士開辦的殘疾兒童中心內(Heshima Children Centre)，我們看見很多患腦麻痺的孩子，連說話及進食都困難。試想，妳若是他們的母親，是窮困的非洲婦女，所面對的是甚麼日子呢？在這所中心內，我們很高興看見兒童得到照顧，他們的母親也受聘在那裏工作，在廚房當雜工或清潔女工，自食其力。那些婦女更會為中心製作很多工藝品賣給遊客，協助中心賺錢來維持運作。

恢復婦女的尊嚴，是福音書內不明顯但卻實在

馬薩族婦女



的教導。幾天的行程，看見不論是白人宣教士或本土非洲牧者，他們都設法為婦女的權利和尊嚴而努力。女性的自主在第一世界是平常事，但在第三世界，幫助女姓受到應有的尊重，是實踐基督信仰的要點之一。在神面前，我們盼望人類能互助與共融，並學習去愛的行動。

環保的行動的再思

華人基督徒很著重傳福音，近年也多了社區參與。然而，我們對環境生態的倫理責任卻很少思考。在一連幾天探望學校、教會及院舍的兒童之餘，我們也曾到過「小象孤兒院」逛逛。高利潤的象牙貿易奪去無數母象的生命，剩下小象在森林中等待死亡。來到肯尼亞，在不少與人類共同受苦的動物面前，我們是按神的形像被造的教導，我們要治理大地，作神的好管家的吩咐(創一28)，再次鮮明起來。

我們「還有未活出」的生命

回程的路上，神讓我在雲霄中重溫祂的作為。特別當飛機快將降落之際，參觀神學院(Moffat Bible College)宣教士墓地的畫面，隨著急轉的速度再現腦際。四代人長眠那裏，墓碑上有寫著18xx出生的，有第一次大戰出生的，有二次大戰後出生的，也有20xx出生，或剛出世和只有幾歲便因疾病而死的宣教士子女。眼前的，是神愛非洲的故事；腦袋裏，想起了戴德生和馬禮遜家庭來華的故事和見證。默想中，牧師的話在耳邊響起來：「上世紀下半葉，曾有所謂非洲福音大爆炸，很多非洲人信了主，但我們知道，Gospel spreading 只是miles wide, inches deep。口稱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的非洲人很多，但沒有真正成為基督徒的更多，有很多人對福音的認識仍是很膚淺的。」

這個旅程，對一些隊員來說，確實看見了在自己的人生下半場，還有很多「未活出」的生命可以為主獻上。感謝主！

(作者現職於香港浸會大學，為傳播學系副研究員，並兼任宗哲系通識科客席講師)